



正校  
廿二史劄記

上海文瑞樓印行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17

11



早稻田大學  
圖書館藏書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

陽湖趙翼撰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以布衣起事。與漢高同。故幕下士。多以漢高事陳說於前。明祖亦遂有一漢高在胸中。而行事多仿之。初起兵時。問李善長平天下之策。善長曰。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五年遂成帝業。公濂產距沛不遠。法漢高所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長傳孔克仁傳亦謂帝嘗以漢高自期。謂克仁曰。秦政暴虐。漢高以寬大馭羣雄。遂有天下。今羣雄蜂起。皆不知修明法度。此其所以無成也。是帝一起事。即以漢高為法。今觀其初定都金陵。方四出征伐。而已建都城宮闕。極壯麗。即蕭何造未央宮之例也。何治宮殿極壯麗。帝怒。以為天下新定。何重勞吾民。居之徒。江南富人。十四萬戶於中都。即漢初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以實關中之例也。晏敬請徙齊楚諸大族以實關中。漢高從之。徙者十餘萬戶。分封子弟於各省。以建屏藩。即漢初分王子弟。以弟交王楚。從弟賈王荆。從子濞王吳。子肥王齊。如意王趙。文帝王代之例也。詔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即漢初賜民爵。大夫以上之例也。甚至胡藍之獄。誅戮功臣。亦仿趙醢韓彭之例。此則學之而過甚者矣。

010190611251

明祖文義

明祖以遊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後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製集。雖不無詞  
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至如鳳陽皇陵碑。粗枝大葉。通篇用韻。必非臣下  
代言也。此固其聰明天資。然亦勤於學問所致。下金華。後聘劉基。宋濂在軍中。朝  
夕討論。固人所共知。而其初取滁州。范常謁見。即留置幕下。有疑輒問。至正十  
江取太平。即召陶安。參幕府。十五克集慶。即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取鎮江。  
聞秦從龍宿學。即令從子文正甥李文忠。以金幣聘致。常書漆簡。問答甚密。又以  
從龍薦。聘陳遇。侍帷幄。呼先生而不名也。十六取婺州。即辟范祖幹。葉儀。吳沈。許  
幹。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分直講經史。十七計其  
時距起兵纔數年。已留意文事如此。故文義已早通貫。其見於諸臣傳者。如范常  
在幕下。帝晏閒。輒命儒臣列坐賦詩。常每先成。帝笑曰。老范詩質樸。似其為人。也  
見明史初下徽州。朱允升請留御書。即親書梅花初月樓。賜之。歲。與陶安論學  
術。賜之門帖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安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為  
祠。見胡閏所題詩。大愛之。鄱陽戰勝。與夏煜等草檄賦詩。煜宋濂不能飲。帝強  
醉之。御製楚詞以賜。又以良馬賜濂。親製白馬歌。傳此皆未稱帝以前事也。其後

親為文。賜臣下者。毛麒。安然。陶安之卒。皆親為文祭之。桂彥良。遷晉王。傳。親為文  
賜之。宋訥。讀書。火燎其衣。及脅。親為文戒之。張九韶。致仕。親為文餞之。俱見各帝  
嘗言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魯閱曾魯文。大悅。曰。閱陶凱文。已起人  
意。魯又如此。文運其昌乎。魯以劉三吾主會試。疑其有弊。親撰策問覆試。三吾是  
帝之能為散文也。帝嘗作詩。命三吾和韻。賜以朝鮮玳瑁筆。三吾李質。振饑山東。  
帝親作詩餞之。質以舊韻出江左。命樂韶鳳。參攷中原正音訂之。名洪武正韻。韶鳳  
解縉疏言。韻府出自元末陰氏。本無足採。陛下以其便於檢閱。故好之。縉帝嘗出  
御製詩。桂彥良朗誦殿陛。皆驚。彥良是帝之親風雅也。帝建大本堂。徵名儒。教太  
子於其中。帝往講論。置酒歡宴。自作時雪賦。徐達初封信國公。帝親製誥文云。從  
予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  
當宏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立諸侯之上。稗史劉仲質。改革蓋殿學士。帝親製誥  
文。仲質封十王時。帝親草冊文。召唐之淳。潤色之。野聞是帝之兼習駢體也。帝嘗  
問太子漢七國反事。太子曰。曲在七國。帝曰。此講官偏說耳。景帝為太子時。以博  
局殺吳王世子。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黜削諸侯。此七國所由反也。論內官則曰。  
古之宦豎。不過司昏晨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臨朝。以閹人為常侍等官。自是

權傾人主。閱內藏則以漢靈帝西苑。唐德宗瓊林大盈庫為戒。諭翰林張信等以論思為職。則引唐陸贄崔羣李絳等為訓。諭戴德彝等亦然。教官吳從權不知民事。則諭以胡瑗教諸生皆兼時務。見本紀命劉基子璟為閣門使。諭之曰。攷宋制閣門使。即儀禮司。欲汝以宣達為職也。基是帝之熟於史事也。宋濂侍左右。嘗召講春秋左氏傳。濂陳南賓進講洪範九疇。後御註洪範。多採其說。南賓又嘗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書傳相悖。徵諸儒訂正之。錢軍則帝并留意經學矣。古來帝王深通文義者。代不數人。况帝自幼未嘗讀書。長於戎馬間。又未暇從事佔畢。乃勤於學業。遂能貫通如此。固命世雄才之一端哉。

### 明初文字之禍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為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衛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

聖德作則。誅。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表。以遙瞻帝扉。誅。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庶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間中今古錄。又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難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為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多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案是時文字之禍。起於一言。時帝意右文。諸勳臣不平。上語之曰。世亂用武。世治宜文。非偏也。諸臣曰。但文人善譏訕。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撰名。則曰士誠。上曰此名亦美。曰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上。由此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

### 明初文人多不仕

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丁野鶴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國也。他如楊維禎以纂禮樂書徵至京師。留百餘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詩。所謂白衣。宣至白衣還也。胡翰應修元史之聘。書成受賚歸。趙燠陳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賜金歸。張昱徵至。以老不仕。陶宗儀被薦不赴。王逢以文學徵。其子掖為通事司。叩頭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蓋是時明祖懲元季縱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樂仕。進解縉疏云。陛下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出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刑部者。無枉直之判。練子寧疏云。陛下以區區小過。縱無窮之誅。何以為治。葉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網羅無遺。一有蹉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築城之科。不少顧惜。此可見當時用法之嚴也。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論。即文人學士。一授官職。亦罕有善終者。宋濂以儒者侍帷闈十餘年。重以皇太子師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況疏逖素無恩眷者。如蘇伯衡兩被徵。皆辭疾。尋為處州教授。坐表箋誤。死。郭奎參朱文正軍事。張孟兼修史。成仕至僉事。傅恕修史。畢授博野令。後俱坐事死。高啟為戶部侍郎。已放歸。以魏觀上梁文腰斬。張羽為太常丞。投江死。徐賁任布政下獄死。孫黃仕經歷。王蒙知泰安州。皆坐黨死。其不死者。張宣修史。成受官。謫驛丞。楊基仕按察。謫輸作。烏斯道授石龍令。謫役定遠。此皆在文苑傳中。當時以文學授官。而卒不免於禍。宜維禎等之不敢受職也。

### 胡藍之獄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樂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後征討。其餘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為心膂。欲以託孤寄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如胡大海方宣力浙東。其子在都。犯酒禁。即手刃之。曰。寧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教法不行。趙仲中守安慶。陳友諒陷其城。仲中走。遂常遇春請原之。帝曰。法不行。無以懲後。遂誅之。可見其剛決之性矣。又漢光武。唐太宗定天下。時方年少。計身老。則諸功臣已皆衰沒。宋太祖年雖長。而時有弟。可以馭諸臣。故皆務保全。至明祖則起事雖早。而天下大定。則年已六十餘。懿文太子又柔仁。懿文死。孫更孱弱。遂不得不為身後之慮。是以兩興大獄。一網打盡。此可以推見其心迹也。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同誅者不過陳寧涂節數人。至胡黨之獄。則在二十三年。距惟庸死時。已十餘年。豈有逆首已死。同謀之人。至十餘年始敗露者。此不過借惟庸為題。使獄詞牽連諸人。為草薶禽獮之計耳。胡黨既誅。猶以為未盡。則二十六年。又興藍黨之獄。

於是諸功臣宿將始盡惟庸死時反狀猶未露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謂惟庸昔所遣往故元通書之封績二十三年發訊逆謀乃大著云見李善長傳藍玉恃功粗暴二十六年錦衣衛蔣繼告玉反下吏訊獄詞云玉同曹震等謀變將向帝出耕藉時舉事乃族今案坐胡黨而死者李善長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鄭遇春黃彬陸聚金朝興葉昇毛麒李伯昇丁玉鄧愈之子鎮及宋濂之孫慎濂亦安州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顧時其子故楊璟吳禎薛顯郭興陳德王志俞通源梅思祖朱亮祖華雲龍其子中坐藍黨而死者傅友德曹震張翼朱壽何榮詹徽傅友文察罕納哈出之子張溫陳桓曹興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茹鼎等身已故而追坐爵除者桑世傑其子故孫興祖其子恪何榮其子榮貴韓政其子勳濮英其子與曹良臣其子泰此皆見於列傳者胡獄有昭示奸黨錄族誅至三萬餘人藍獄有逆臣錄誅至萬五千餘人今二錄不可攷而胡藍二傳備載其數此外又有非二黨而別以事誅者廖永忠功最大以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賜死汪廣洋雖不入胡黨帝追念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遂賜死周德興年最高以其子亂宮并德興賜死王弼已還鄉又召入賜死胡美因女為貴妃偕子壻亂宮并美賜死李新謝成別以事誅死文臣以事誅者又有茹太素以抗直不屈死李仕魯以諫帝惑僧言命武士猝死於階

下王樸張衡俱以言事死孔克仁陶凱朱同俱坐事死於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明史於諸臣傳惟藍玉畧見其粗暴取禍之由他如馮勝傅友德等但敘其戰功而未即結之以賜死明見其死之不以罪李善長佐明祖起兵位至上相封公年七十有七全家誅戮傳中既附著其銀鍊之爰書又載王國用為之辨雪一疏以深著其冤湯和亦被猜而竟得良死則傳末謂當時公侯坐姦黨無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而深為之幸皆以見明祖之猜忌好殺可知立傳之用意也

涂節汪廣洋之死

胡維庸傳惟庸與陳寧涂節謀起事洪武十三年正月涂節上變告惟庸帝大怒命廷臣訊惟庸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不可不誅乃誅惟庸寧并及節是節本與惟庸同謀逆者也然汪廣洋傳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丞涂節言劉基為惟庸毒死是節於未告變之前已劾惟庸則非素與惟庸同謀者矣蓋惟庸恨其告變而反誣以陷之耳又廣洋傳帝問惟庸毒劉基事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奸乃賜救誅之是廣洋之死以朱文正楊憲二事也而惟庸傳則云占城貢使至惟庸

廣洋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帝怒責惟庸廣洋。未幾賜廣洋死。是廣洋又因匿  
貢使而死矣。二傳殊不畫一。匿貢使之事。惟庸廣洋同罪。不應獨罪廣洋。則廣洋  
之死。究以文正楊憲二案也。

###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懲元季縱弛。特用重典馭下。稍有觸犯。刀鋸隨之。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  
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視草法今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縱  
肆。蓋亦整頓一代之作用也。然其令李善長劉基等定律。則又斟酌輕重。務求至  
當。洪武十八年。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然後奏決。二十年。焚  
錦衣衛刑具。以繫囚付刑部。二十八年。又詔曰。朕起兵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  
非常典。後嗣止循律典。不許用黥刺剕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實重典。又嘗  
與懿文太子出郊。親指道旁荆楚。謂太子曰。古人用此為樸刑。以其能去風。雖傷  
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是帝未嘗不慎重刑獄。蓋初以重典為整  
頓之術。繼以忠厚立久遠之規。固帝之深識遠慮也。

### 明祖多養異姓為子

養異姓為子。始於唐之宦官。其後朱全忠李克用李茂貞王建等。亦用以創國。蓋  
羣雄角立。時部下多易於去就。惟撫之為家人父子。則有名分以相維。恩誼以相  
浹。久之亦遂成骨肉之親。以之守邊禦敵。較諸將帥尤可信也。明祖初起。以匹夫  
舉事。除一姪朱文一甥外。更無期功強近之親。故亦多養異姓子。幼而撫之。  
長即命偕諸將分守。往往得其力。何文輝傳云。周舍守鎮江。道舍守寧國。馬兒守  
婺州。柴舍真童守處州。金剛奴守衢州。皆義子也。案周舍即沐英。少孤。從母避兵。  
母又死。太祖與高后憐之。撫為子。軍中亦呼沐舍。後以功復姓。道舍即何文輝。太  
祖初下滁州。得之年十四。撫為子。馬兒即徐司馬揚州人。年九歲。無所依。太祖養  
為子。後立功。亦復姓。柴舍即朱文剛。與耿再成同守處州。苗帥之亂。文剛欲聚兵。  
殺賊不及而死。金剛奴無攷。又有朱文遜。史不傳其小字。亦以養子死太平之難。  
又平安傳。安亦太祖養子。少驍勇。力舉數百斤。沐英傳。又言太祖養子凡二十餘  
人。今皆無攷。

### 明初徙民之令

明祖初定鼎。嘗遷蘇松杭嘉湖民之無田者。往耕臨濠。官給牛種。免賦三年。成祖  
亦徙太原平陽澤潞遼沁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以實北平。用閭民耕曠土。固善  
政也。然明祖又嘗徙江南富民十四萬戶於中都。又命戶部籍浙江等九省。及應

天十八府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徙其家於京師。謂之富戶。成祖因之。亦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脚夫。又徙應天浙江富民三千戶。充北京宛大二縣廂長。附籍京師。仍應本籍徭役。日久貧乏逃亡。輒選其本籍殷戶補之。俱見食貨志。謂明祖初意。本效漢時徙民實關中之制。其後遂為厲階云。案黃潤玉以父在徙中。請以身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壯。乃使之旋舉順天鄉試。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諸子於各省各府。蓋仿漢晉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參酌之外。以壯藩衛而實無事權。其有才者。如燕晉諸王。或統兵以鎮邊塞。然不為例。其分封內地者。不過設三護衛。不至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遠也。然其後日久。而弊日甚。一在以王府之尊。而居於外郡。則勢力足以病民。一在支庶蕃衍。皆仰給縣官。不使之出仕。及別營生理。以至崇藩既困。而國力亦不支。攷唐初亦封諸王於外。迨武后廢殺諸王。後開元以來。諸王皆居京師。而支庶得自奮於功名。如宗室為宰相者。至有十餘人。其出仕於外。如嗣虢王巨嗣。吳王祇。當國家寇亂時。俱能守郡掌兵。為國宣力。此法之最善者也。今觀明制。藩王之體統極尊。以極尊

之體統。處於外郡。則有如谷王穗。奪民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藏匿亡命。長史虞廷綱。諫則誣以罪而磔之。又如伊王世子典。多持官吏短長。不如昔。必構之使去。至御史行部。不敢入城。樓要而答之。官吏往來。率紆道疾過。猶使人追入。責以不朝。朝者亦辱以非禮。宮牆壞。奏請修築。則奪附近民居。以廣其宮。索郎中陳大壯屋不肯。則使數十人從大壯卧起。奪其飲食。大壯遂饑死。閩河南府城女子。選七百餘人。留尤麗者九十餘人。勒其家以金贖。宸濠未反時。亦強奪民間田宅子女。養群盜閔廿四凌十一等。劫財江湖間。有司不敢問。甚至楚宗華。越許楚王華奎之案。以巡撫趙可懷庇華奎。楚宗人遂擊死可懷。此其恣橫無忌。肆害官民。皆由以藩王之尊。居於外郡。莫敢抗拒故也。而國家之所以防閑宗藩者。則又禁例太密。蓋自成祖以燕邸起兵得位。繼以高煦寘鐫宸濠。先後謀不軌。遂設為厲禁。所以箝制之者。無不至。明史諸王傳贊。謂出城省墓。亦須奏請。二王俱不得相見。今案襄王瞻。堪自長沙徙封。過安陸。見其弟梁王瞻。垣流連不忍去。臨別痛哭。謂此生不得復見矣。此二王不相見之制也。天順中。瞻。堪奉旨入朝。英宗以其尊屬。特命歲時得與諸子出城遊獵。可見非特旨。則不得出城也。弘治中。周太后思見其次子崇王見澤。特召之。倪岳奏自宣德以來。除襄王一入朝外。無親王朝見之事。



乃不果召萬麻中鄭貴妃不欲其子福王之國以留過李太后壽節為詞太后曰  
 吾潞王亦可以壽節來乎潞王李太后次子神宗親弟此可見一受封即入朝亦不得也甚至  
 土木之變韓王子冲棟勤王赴京亦以救止之寇入河套冲棟願率子增擊賊亦  
 不許崇禎中京師戒嚴唐王聿鍵倡義勤王反被詔切責削為庶人錮之鳳陽是  
 雖赴國家之急亦不得也而法之尤不善者在乎支庶日蕃徒仰歲祿而別無出  
 任及謀生之路宗支既多窮迫而國力亦以坐困明史表序謂親王或可自存郡  
 王至中尉空乏尤甚蓋親王歲祿既多洪武九年初定親王歲五萬石鈔二萬五  
 千貫絹布鹽茶馬草各有支給二十八年  
 更定親王祿猶萬石郡王祿二千石鎮  
 國將軍以下以二百石一百石遞減其護衛軍及儀衛司人役并樂戶之類俸  
 餉皆支於官楚王孟悅請納遠兩護衛以省國力是護衛餉給自官也德王祐榕  
 本給餉也郡王有事用鼓吹與親王別城居者假鼓吹於有是親王之分例本屬  
 司與親王同城者假樂戶於長史司是親王獨有樂戶也是親王之分例本屬  
 豐厚且初封時歲祿外又有草場灘地之賜如英宗子見濟就藩德州請齊漢二  
 庶人所遺東昌兗州閒田及白雲景陽廣平三湖地憲宗悉與之神宗子潞王就  
 封請得景藩故籍田產多至四萬頃福王之國亦援例以請而版籍已定尺寸皆  
 奪之民間不得已減半中州田不足則取山東湖廣田益之又奏乞張居正入官  
 田及江都至太平沿江荻州四川鹽井權茶銀又請准鹽千三百引設店洛陽售

賣至為禁食河東鹽以聽鬻賣此親王富厚之大概也蓋親王初封爵出藩皆帝  
 王愛子故歲祿外有此別給其後嫡子孫襲親王爵者即世其產是以富厚如此  
 至親王之支子孫封為郡王及鎮國奉國將軍中尉者不能分此私產惟特歲祿  
 為衣食而生齒日繁國力不給嘉靖中御史林潤言天下財賦歲供京師米四百  
 萬石而各藩祿米至八百五十三萬石即無災傷蠲免亦不足供祿米之半年復  
 一年將何以支此可見國家養給各藩之竭蹶也於是議者有減歲祿限宮媵限  
 支子之請明史諸王世表序謂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  
 絕再襲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明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嘉靖四十四年乃定郡王  
 將軍以下折鈔中尉以下六分折鈔郡縣主儀賓等八分折鈔而宗藩之貧困極  
 矣此皆由宗藩支庶仰食於官不使之出仕又不許其別營生計以致坐散如此  
 新學顏疏所謂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  
 民膏髓是也程紹傳宗室為盜窟穴紹列上其狀則更入不肖嘉靖中宗室枯槁  
 請除宗人祿聽其以四民業自為生賢者應科目試不許直至萬曆中宗室戴埴  
 請宗室皆得儒服就試中式者視其才器中外職兼用始允行之崇禎子壯傳崇  
 禎帝下詔授祖  
 訓郡王子孫文武堪任用者得考驗其後崇禎中中部知縣名新堞者守城死流  
 授職是祖訓原有宗藩出仕之例

賊之難。雲南通判壽琳。當孫可望兵至。知不免。乃張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欲降之。不從。遂遇害。鞏昌通判廷璋。署秦州。城陷。為賊所執。使之跪叱曰。我天朝宗姓也。今日惟求一死。賊遂殺之。宗室諸王傳又寶豐知縣朱由械。密縣知縣朱敏。亦皆以宗貢生出仕。死流賊之難。武大烈傳此皆萬曆以後。許宗人應試得官者也。向使早如唐制。宗人各有進身之路。則平時既無坐食廩祿之費。一旦有事。或亦有如吳王統王之為國立功。未嘗不可收藩維之助。乃直至末造。始開入仕之途。而已無及矣。豈非立法之最不善者哉。命如寵傳。宗藩婚嫁。為部所稽。萬曆末。至崇禎。積千數。有白首不能完家室者。尚木命名者。如寵為禮部尚書。特為奏請。實宗得婚娶者。六百餘人。

明官俸最薄

明初百官之俸。皆取給於江南官田。其後令還田給祿。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三十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為永制。洪武時官全給米。間以錢鈔兼給錢一千。鈔一貫抵一石。其時鈔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米十之七八。九品以下全支米。後折鈔者。每米一石

給鈔十貫。時鈔已幾廢。十貫抵一石。又凡折色俸。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孔友諒傳。官自折鈔外。月米不過二石。此宣德中事也。又李賢傳。正統以前。北京漕運少。各官月支米一石。李賢疏言。降人居京師者。實支十七石五斗。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者。實支僅一石。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成化七年。戶部鈔少。乃以布估。給布一匹當鈔二百貫。是時鈔一貫僅值錢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鈔十貫。是一石米僅值二三十錢也。布一匹亦僅值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僅值十四五錢也。明史食貨志。謂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顧寧人謂其弊在於以鈔折米。又以布折鈔。以致如此。其後又定有折銀之例。成祖遷都北京。以漕運不便。百官俸米。皆令赴南京。米額重。後議量折銀。每石銀四錢。以充百官俸。折銀之例始此。凡官俸有二。曰本色。曰折色。其本色又有三。曰月米。曰折絹米。曰折銀米。月米不問官大小。皆一石。折絹者。絹一匹當銀六錢。折銀者。銀六錢五分當米一石。比從前以布折鈔之例稍優矣。其折色亦有二。曰本色鈔。曰絹布折鈔。本色鈔二十貫。折米一石。絹布折鈔絹一匹。折米二十石。布一匹。折米十石。一品者。本色僅十之三。遞增至從九品。本色乃十之七。此有明一代官俸之大略也。案李長庚傳。據會典。初金花銀。除武俸外。皆御用。是武官俸早已給銀。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廿二史劄記

永樂五年始建北京宮殿。八年北征還。即受朝於奉天殿。是奉天殿先成。十八年各宮殿皆落成。詔改京師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十九年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二十年。乾清宮亦燬。自後未嘗營葺。故仁宗即位。將還南京。詔改北京諸司悉稱行在。直至正統四年。始修建北京宮殿。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及三殿俱告成。乃定都北京。詔文武諸司不得稱行在。正德九年正月。乾清宮災。遣使採木於湖廣。因工作大。加天下賦一百萬。十六年十一月。乾清宮始造成。嘉靖三十六年。三殿又災。四十一年九月。三殿告成。改奉天曰皇極。華蓋曰中極。謹身曰建極。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二十五年。皇極中極建極三殿災。三十年。重建乾清坤寧二宮。三十二年三月。乾清宮成。天啟六年九月。皇極殿成。七年八月。中極建極殿成。崇禎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宮殿又為流賊李自成所燬。統計明代北京三殿兩宮各四次被災。本紀及楊廷和喬宇沈一貫陳于陞張位等傳

明正后所生太子

明諸帝惟成祖景帝世宗莊烈帝由藩邸入繼大統。未嘗身為皇太子。世宗晚年以忌諱未立儲。光宗甫登極即病。亦未立儲。其餘則無有不立太子者。太祖立馬后長子為皇太子。未即位薨。是為懿文太子。又立太子妃呂氏所生子為皇太孫。

是為建文帝。靖難兵至。崩於火。建文登極時亦立查后長子文奎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終。此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不吉也。仁宗母徐氏。宣宗母徐氏。誠孝張后。此則正后所生太子。獲享國者。然二帝生時在藩邸。母尚未立后。英宗由太子即位。則本宮人子。而孫后養為己子者也。憲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則周貴妃也。孝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則李淑妃也。惟孝宗登極後冊妃張氏為皇后。弘治四年生武宗。立為皇太子。此乃既為后後所生之太子。為有明一代盛事。世宗以後穆宗母則杜康妃也。神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則李貴妃也。光宗由太子即位。其母則王恭妃也。熹宗母則王選侍也。莊烈帝母則劉賢妃也。至莊烈帝登極。冊周妃為后。明年生慈煥。立為皇太子。此亦既為后後所生之太子。武宗後僅此而已。統計有明一代。正位中宮後所生儲貳。惟武宗及慈煥二人。然武宗雖為帝。而盤遊無度。幾亂天下。身後又無子。慈煥遇國變。不知所終。是正后所生太子。更不吉也。他如景帝立子見濟為皇太子。王貴妃所生。憲宗先立祐極為皇太子。相妃所生。世宗先立載壑為皇太子。王貴妃所生。皆早薨。此則雖非正后所生。亦皆不吉矣。立嫡建儲。古今令典。乃時會遷流。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明代諸臣。啾啾以爭國本為第一大事。其亦未博觀於歷代。繼述興亡之故也哉。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史后妃傳。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卹。如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世襲錦衣衛千戶。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其見於后妃傳者。宣宗崩。嬪何氏。趙氏。吳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諸氏。李氏。何氏。皆從死。正統元年。皆追加贈諡。冊文曰。茲委身而蹈義。隨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此可見當時宮嬪殉葬之例也。景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英宗遺詔始罷之。案周王有燬傳。有燬死。英宗賜有燬書曰。王在日。嘗奏身後務從儉約。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云云。帝之除殉葬。蓋本於有燬之奏也。然有燬死。妃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死。詔諡妃貞烈夫人。貞順。蓋帝賜書未到。已先死矣。又可見當時宮人殉葬。各王府皆然。不特朝廷也。否泰錄載英宗臨崩。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勿復為。遂為定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明史載明祖之制。凡天子親王之后妃宮嬪。慎選良家女為之。進者弗受。故妃后多採之民間。國初惟成祖仁孝皇后。為徐中山女。其時法制未定也。明祖初為懿文太子冊常

遇女為妃未薨。又冊呂本女為太子妃。又初為秦王。挾納嗣後。則多出民間。故每王保保。妹為妃。繼又以鄭愈女為妃。皆前代故事所無也。新君登極。有選秀女之謠。明稗類抄。成化中。命婦入朝。尚書施純妻甚端麗。皇太后諦視久之。顧左右曰。曩選妃時。何不及此人。又湧幢小品。憲宗選妃。江南嘉興姚善女在選中。髮不盈尺。過吳江二十里。一夕。髮頓長八尺。故其地遂名八尺後入宮。生皇第九子壽王。冊封端懿安妃。又四友齋叢說。武宗南巡。至揚州。知府蔣瑤。力拒嬖倖江彬等。彬傳旨要選秀女。瑤曰。止。知府有三女。民間並無。彬遂語塞。又趙爾沂劉大姑傳。大姑京師人。光廟在青宮時。詔選元妃。大姑與郭后及后女弟同入選。郭后選中后。女弟及大姑賜金幣。遂凡落選女子。貴家爭聘。致為重后。女弟遂為成山伯夫人。大姑獨不肯嫁。貴戚納聘。悉卻之。謂母曰。被選後。與今元妃同臥。起三月。外間何等子。乃議婚。遂守貞以歿。此皆前明選秀女故事也。于慎行筆塵云。此事祖宗自有深意。漢宣帝許后起微時。故為后從官。與服甚儉。及霍后立。賞賜動以千萬計。且不特此也。來自民間。則習見閭閻生計。可以佐人君節儉之治。若必出於勳舊。則勳而兼戚。戚而兼勳。王氏禍漢。賈氏禍晉。可為前鑒。本朝選駙馬亦然。非但不由勳舊。并不由仕宦。其意深遠矣云云。今案明代選秀女之制。亦非通行天下。大概多在京師附近之處。初兩京並重。故妃后尚有南人

如宣宗胡后。濟寧人。孫后鄒平人。吳妃丹徒人。郭嬪鳳陽人。英宗錢后海州人。憲宗王后。武宗夏后。皆上元人。世宗方后江寧人。是也。然地近則易採選。故英宗周妃昌平人。景帝汪后及憲宗吳后。皆順天人。世宗杜妃。穆宗生母大興人。穆宗李后。昌平人。陳后通州人。李妃。神宗生母涿縣人。神宗王后餘姚人。而生於京師。鄭貴妃大興人。光宗郭后順天人。王妃。熹宗生母順天人。劉妃。莊烈帝生母海州人。而籍宛平。莊烈帝周后蘇州人。而家於大興。蓋有明中葉以後。選妃多在京師。不及遠方。恐滋擾也。子陳龍傳。福王立於南都。中使四出。凡有女之家。黃紙貼額。即持之去。閭里騷然。子龍上疏力諫。可見選秀女之騷擾也。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二終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

陽湖趙翼撰

明初吏治

明史魏觀等傳贊云。太祖起閭右。稔墨吏為民害。嘗以極刑處之。然每旌舉賢良以示勸。不專任法也。嘗遣行人齎敕。賜平陽令張礎。建陽令郭伯泰。旌其治行。又或因士民之請。留良吏。輒進秩留任。并有坐事被逮。部民列善狀上聞。亦復其官。且轉加超擢者。既擢矣。而其人改節易操。則又重法繩之。所以激勸者。甚至故一時吏治多可紀。今循吏傳可攷也。天下府州縣官來朝。帝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如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在安養生息之而已。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爾等當深念之。又嘗諭戶部。國家賦稅已定。樽節用度。自有餘饒。使民得盡力農桑。自然家給人足。何事聚斂也。沿及成祖仁宣。英景。憲孝諸帝。亦皆加意吏治。其有政績卓著。往往特敕獎之。如成祖之於史誠祖。仁宗之於劉綱。是也。諸良吏秩滿當遷。或置誤罷黜。亦多因部民之請。俾進秩視事。往往至二三十年不易。其有因而作奸者。如永寧稅課使劉迪。結耆老請留。漢中同知王聚。求屬吏保奏。則又斥譴隨之。時宣宗閱數年。輒遣大臣分往各直省。考察官

吏嚴其黜陟。而緊望之地。則特詔大臣各舉所知。以為守令。如宣德中。先擇京官九人為郡守。繼擇二十五人為郡守。正統中。擇京官十一人為郡守。後多為良吏。為名臣。蓋朝廷既以吏治為重。中外大臣亦無不留意人才。仁宗詔各舉所知。郎中况鍾以張宗璉薦。帝問楊士奇。士奇曰。宗璉實賢臣。與王直將舉之。不意為鍾所先耳。其後况鍾之出守。則蹇義胡濙所薦也。翟溥則魏源所薦也。李湘則胡濙所薦也。李信圭之知蘄州。則張敞所薦。後守處州。則金濂所薦也。吉水令錢一本罷官。郡人胡廣在朝力保之。遂復職。楊榮當國時。其家人犯法。邑令魯穆嚴懲之。榮反以為賢。而薦於朝。其時朝臣之汲引如此。在外大吏亦多持心公正。如葉宗人為錢塘令。人呼為一葉清。其死也。按察使周新哭之。田鐸知蓬州。巡按御史過其境。無一訟者。知其下無冤民。遂薦之。擢廣東僉事。此又外省舉劾之大概也。且是時吏部考察之權最重。蹇義王直馬文升先後長部事。尤以獎廉黜貪為要。史稱蹇義慎擇守令。考察明恕。而王直察舉天下廉吏。以范衷為第一。翟溥秩滿到部。以年老乞休。侍郎趙新舊嘗為其上司。曰。此江西第一賢守也。遂不聽其去。句容令徐九思為巡撫所劾。吏部尚書熊浹知其賢。特留之。此又吏部之能擇人而任也。以上俱見各本傳一時風氣如此。故為守令者無不潔己愛民。恥干清議。循吏傳序

云。洪武以來。吏治澄清者百餘年。當英宗武宗之際。內外多故而民心無土崩之虞。由吏鮮貪殘故也。嘉隆以後。吏部考察之法徒為具文。而人皆不自顧惜。撫按之權太重。舉劾惟賄是視。而人皆貪墨以奉上司。於是吏治日媮。民生日蹙。而國亦遂以亡矣。後人徒見中葉以來。官方隳裂。吏治窳敝。動謂衰朝秕政。而豈知其先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幾有兩漢之遺風。且駕唐宋而上哉。今就明史各列傳。及循良傳。關於勸懲者。條摘於左。

因部民乞留而留任且加擢者

漢書循吏傳贊。宣帝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闕內侯。公卿缺則選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斯為盛。是古來重吏治者。多以久任為效。明太祖亦嘗仿之。興化丞周舟。已擢吏部主事。民乞留。乃遣還。舟徒令胡夢通。丞郭伯高。金壇丞李思進。歸安丞高彬。曹縣簿劉郁。衡山簿紀惟正。皆坐事當逮。民詣闕言多善。政帝並復其官。惟正并擢參議。永州守余彥誠。齊東令鄭敏等十人。坐事下獄者。民列政績以聞。皆復官。并賜者。民道里費。縣令沈昌。周榮等四人。并擢郡守。此太祖時事也。洪宣正統間。秩滿奏留者。又有邵陽令孫浩。長清令薛慎。吳橋令吳原。

博野令陳哲。泰安令暢宣。碭山令劉伯吉。會寧令郭完。貴溪令徐士宗。常熟令郭南。平山令張璟。蒙城令徐榮。安福令何澄。桐鄉令田玉。以上皆循吏傳况鍾守蘇州。丁母憂。郡民詣闕乞留。詔起復。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乞留。巡按奏聞。詔進三品。仍視府事。陳本深守吉安。滿秩當遷。亦因部民請。進三品秩視事。後聞衙前民家嫁女鼓樂聲。笑曰。此我來時乳下兒也。今且嫁。我尚留此乎。乃請老去。凡在建安十六年。羅以禮守西安。丁憂去。代者不稱職。部民追思。乞於朝。詔起復視事。歲滿亦進秩留任。陳敏知茂州。累加秩至右參政。仍視州事。在州二十餘年。秩既高。諸監司郡守。反在其下。項忠為陝西按察使。九載滿。當入都。軍民乞留。詔還任。張瑄為廣東左布政使。考滿。軍民乞留。巡撫陳濂奏聞。乃仍故任。于謙撫河南山西。左遷大理寺少卿。兩省吏民千餘人乞留。英宗命仍撫兩省。以上見各本傳陳復知杭州。遭喪。部民乞留。詔起復。見其後有乞留不允者郭璉為吏部尚書。慮其中有妄者。請覆實從之。自是遂為例。傳郭登守衢州。坐累徵者老數百人。伏闕乞留。不聽。吳訥巡按貴州。將代。遂部民詣闕乞留。詔不許。亦見各本傳宣宗因劉迪王聚之邀吏民保留。自後部民乞留者。率下所司核實。蓋久則弊生。不得不隨時變法也。

特簡廷臣出守

唐元宗開元十三年。帝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餞之。御書十韻詩以賜。此特簡廷臣出守故事也。明宣德五年五月。擇廷臣九人為知府。趙豫松江。况鍾蘇州。羅以禮西安。莫愚常州。邵吳武昌。馬儀杭州。陳本深吉安。陳鼎建昌。何文淵温州。皆賜敕乘傳行。皆見循吏傳是年十一月。又擇廷臣二十五人為知府。李驥河南。王瑩肇慶。徐鑑瓊州。許敬軒汀州。鄭恪甯波。王昇撫州。英宗正統元年。亦擇廷臣十一人為知府。王源潮州。李湘懷慶。程溥南康。皆見循吏傳餘無攷。

遣大臣考察官吏

明初以十五布政使。分治天下。永樂初。遣給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有司奸貪者。逮治。其後又遣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按撫軍民。還朝不為例。熊概尋又遣郭敦以禮部侍郎。偕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時未有巡撫官。此徐特校考察官吏。吾紳以刑部侍郎。奉敕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故人官參政者。黜之。吾紳正統初。又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劉長往四川雲貴。悉奏罷其不稱職者。劉辰徐琦奉命與工部侍郎鄭辰。考察南畿官吏。黜不法者三十人。徐琦段民為左參政。奉命與巡按考州縣吏廉墨。以聞。段民景泰中。亦遣大臣行天下。黜陟有司。禮部侍郎鄒幹至山西。黜布政使以下五十餘人。巡撫朱鑑。請召幹。遂幹并劾鑑。朱鑑時已設巡撫。又遣大

臣考察重吏治也

案遣大臣考察官吏本漢唐故事。後漢書周舉傳時以吏治多弊。詔遣八使巡行風俗。選素有威名者。周舉杜喬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舉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贓罪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即收舉。清忠宜表異者以狀上。於是劾奏貪猾表薦公清。天下號為八俊。唐太宗亦遣大理孫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帝自臨決。牧守以賢能進擢者二十人。死罪七人。流以下及黜免者數百人。已又頻遣使考察。元宗亦命尚書席豫等分道黜陟。金元亦有此制。熙宗時遣使廉問吏治得失。宗雄傳世宗即位。凡數歲一遣使。故大定之間。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史條內劉球所謂考察久不舉行。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蓋承平日久。吏治玩弛。遣大臣嚴考核。以黜陟之。固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然亦視乎所遣之人何如。如元順帝時亦嘗遣使巡行。官吏有罪者四品以下停罪申請。五品以下就處決。民間一切利害聽舉行。如成導奉使山東淮北。擢廉吏九人。黜貪懦者二十一人。蘇天爵奉使京畿。糾劾者九百四十餘人。當時有包韓之譽。見本傳固亦皆能奏効。然據陶宗儀輟耕錄。當時奉使者多挾勢取賄。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

重。又永樂中鄒緝上言。貪官污吏徧布內外。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有司承奉。惟恐不及。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賄賂。其後梁廷棟亦言。巡按御史之弊。盤查訪緝。餽遺謝薦。有司所出多者二三萬金。國家多一巡方。天下加派百萬。是則察弊適以滋弊。又在乎簡用之得人矣。

重懲貪吏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孝義傳朱帝初即位。懲元政弛縱。用法太嚴。奉行重足而立。周頌傳官吏有罪。答以上。悉謫鳳陽屯田。至萬餘人。韓直傳又案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座旁。各懸一剝皮實草之袋。使之觸目警心。後海瑞疏亦舉太祖剝皮囊。及洪武中所定枉法。雖八十貫論絞之律。以規切時政。見瑞傳。法令森嚴。百職整舉。祖訓所謂革前元姑息之政。治舊俗。汚染之徒也。

案元世祖籍阿合馬家有人皮一張。後誅阿合馬之子阿散。亦剝其皮。是元代已有此非法之刑。

明大臣久任者



永樂以後數十年中大臣多有久於其位者楊士奇在內閣四十三年雖其始不過為學士然已預機務後加至公孤始終在樞地不出內閣一步古來所未有也同時直內閣者金幼孜三十年楊溥二十二年六卿中蹇義為吏部尚書三十四年夏原吉為戶部尚書二十九年胡濙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耆艾滿朝老成接迹蓋叔運之後必有一番太和元氣周浹宇宙諸臣適當其隆故福履康強身名俱泰當時朝廷之上優老養賢固可想見而諸臣靡眉白首輝映朝列中外翕然稱名臣無異詞其必有以孚眾望者矣若專寵利而竊威權如萬安為相十九年劉吉為相十八年已叢物議至嚴嵩為相二十一年遂入奸臣傳為千載唾罵則三楊蹇夏諸人宿德重望始終無玷固不可及也

案三楊同時在內閣者又有黃淮胡廣皆十六年其後李東陽十八年徐階十七年而蹇夏後又有呂震為禮部尚書十九年馬文升歷各部尚書二十二年王直王翱為吏部尚書各十五年亦皆久於其位名實相稱至明之末造接席如傅舍臺省如踐更崇禎帝十七年中易相五十餘人刑部尚書十七人喬允升傳兵部尚書十四人張鳳翼傳總督被誅者七人鄭崇儉傳蓋國運將傾時事孔棘人材薄劣動輒濯殃固亦時勢之無可如何者矣

大臣薦舉

吏治條內所載况鍾程溥等出守皆由大臣薦然洪宣正統間大臣所薦不特外吏也如顧佐以楊士奇楊榮薦由通政司擢都御史陳勉以士奇薦由副使擢副都御史高穀以士奇薦由侍講進工部侍郎入內閣曹鼎亦以楊榮楊士奇薦由侍講入內閣王來以士奇薦由巡按擢左參政彭昂以士奇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孫鼎以楊溥薦亦由教職擢御史督學南畿金純以蹇義薦由庶僚擢刑部侍郎陳壽以夏原吉薦由參政擢工部侍郎郭敦以胡濙薦由副使擢禮部侍郎劉球以胡濙薦由主事改翰林侍講周瑄以王直薦由郎中擢刑部侍郎楊信民以王直薦由刑科擢左參議後又以于謙薦巡撫廣東羅綺以于謙金濂薦由謫戍復大理右寺丞羅通以于謙陳循薦由河泊所官擢兵部員外郎李賢謫官參政以王翱奏賢可大用遂留為吏部侍郎復尚書入內閣如故崔恭以李賢王翱薦由巡撫進吏部侍郎李紹亦以賢翔薦由學士擢禮部侍郎王越以李賢王翱薦由按察使擢巡撫大同羅璟方謫官以王恕薦擢福建提學秦紘以王恕薦由布政使擢副都御史總督漕運余子俊以林聰薦由知府擢陝西參政韓雍被劾方待吏議會廣西瑤肆亂王紘曰雍才氣無雙平賊非雍不可乃擢都御史督兵兩

廣以上見史又稱李賢為相。所薦引年富軒輓。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皆為名臣。蓋洪宣以來。大臣薦士之風如此。其時薦賢者。皆採人望。核才。品。而後上聞。蘇州一郡。通糧八百萬石。孝宗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周忱。遂以工部侍郎。巡撫江南。果興利除弊。為名臣。楊士奇初不識陳繼。夏原吉治水。蘇松。得其文。歸示士奇。士奇才之。即薦為博士。改翰林。而于謙之為河南山西巡撫也。三楊在政府。皆重謙。所奏請無不允。謙每議事至京。空橐以入。諸權貴不能無望。及三楊卒。謙遂左遷大理少卿。可見三楊等之薦人。皆出於至公。非如後世。市恩植黨之為也。其時人主亦傾心信用。如永樂中。擇者儒侍皇太孫。楊士奇蹇義薦儀智。太子嫌其老。士奇謂智明理守正。帝聞即用之。虞謙降謫。楊士奇力白其誣。言謙歷事三朝。得大臣體。宣宗即令復職。宣宗嘗論朝士貪縱。士奇曰。無踰劉觀。帝問誰可代者。士奇以顧佐對。即以左都御史。年富為人所中傷。英宗知其先由楊溥薦。遂不聽。君臣之相信如此。宜乎正人端士。布列中外。成當日大法。小廉之治也。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若慮大臣薦引。易開黨援。門戶之漸。而必以己所識拔者用之。恐十不得一二。但能擇老成者。碩十數人。置之丞弼之任。使各舉所知。則合眾賢之耳目。為一人之耳目。自可各當其用。所謂明目達聰也。

明內閣首輔之權最重

明祖革丞相官。以翰林春坊。詳看諸司章奏。兼司平駁。雖設有殿閣大學士。官僅五品。特以備顧問而已。於政事無與也。永樂中。始命解縉。胡廣等入文淵閣。預機務。然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終永樂之世。未嘗改秩。迨洪宣間。三楊在內閣。久所兼官。屢加至師傅。於是官階益尊。雖無相之名。而已有鈞衡之重。然同在內閣中。亦有差等。大事皆首輔主持。次接以下。不敢與較。宣德正統間。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楊主之。及陳循。曹鼐等入閣。士奇榮相。繼設禮部。援故事請旨。帝以楊溥老。始命循等預議。循可見尋常入閣者。不得輒與裁決也。嗣後首輔之與次輔。雖同在禁地。而權勢迥然不侔。夏言為首揆。嚴嵩至不敢與分席。欲置酒邀歡。多不許。既許。至前一日。又辭。則所徵紅羊棧虎之類。已付之烏有。一日許赴其宴。薄暮始至。三勺一湯。賓主不交一言而去。王堂故嵩銜之次骨。及嵩為首揆。徐階所以事之者。亦如嵩之事言。因吳中有倭寇。即佯為避倭之計。買宅豫章。與嵩子世蕃結婚。并與江右士大夫講鄉曲之誼。凡可以結歡求免者。無不為也。筆其後亦傾嵩而代之。至張居正當國。次輔呂調陽。恂恂如屬吏。居正以母喪三日不出閣。吏封章奏。就第票擬。調陽坐閣。候票至乃出。筆及居正歸葬。大事必

馳驛江陵聽處分明史此更禮絕班行。幾與賈似道休沐葛嶺。吏抱文書就第呈署無異矣。韓爌為首輔。魏廣微入閣欲分其權。而故事閣中秉筆。惟首輔一人。廣微乃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廣微毋伴食。由是廣微分票擬之權。此可見明代首輔次輔之別也。

案明代首輔權雖重。而司禮監之權。又在首輔上。王振竊柄時。票擬尚在內閣。然涂棊疏言。英宗時批答。多參以中官。內閣或不與。則已有不盡出內閣者。至劉瑾則專攬。益甚。劉健疏云。近者旨從中下。略不與聞。有所擬議。竟從改易。是正德初已有此弊。其後凡有章奏。瑾皆持歸私第。與妹婿孫聰。華亭大猾張文冕相參決。詞率鄙冗。焦芳為潤色之。李東陽俯首而已。瑾瑾敗後。東陽疏言。內閣與瑾職掌相關。凡調旨撰敕。或被改再。三或徑自竄改。或持歸私室。假手他人。臣雖委曲匡持。而因循隱忍。所損已多。東陽此固東陽自為掩飾之詞。然劉菴疏亦云。近日批答章奏。閣臣不得與聞。可見當時實事也。自瑾以後。司禮監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神宗不豫。召閣臣沈一貫入諭礦稅事。可與江南織造。江西窯器並停。其內監皆撤門。建言諸臣繫獄者皆復官。一貫出。中使捧諭至。一如帝言。明日帝瘳。悔之中使二十輩至。

閣取前論。仍綴進傳一貫可見帝降旨。即有司禮監在旁。寫出事目。然後付閣臣繕擬。故其地尤為要近。至魏忠賢時。王體乾為司禮。避忠賢。退處其下。凡章奏入。體乾與秉筆。李永貞先摘竅。要以白忠賢議行。宦官許譽卿劾忠賢疏。謂內閣政本重地。而票擬大權。拱手授之內廷。其後楊漣劾忠賢。忠賢矯旨。敕己功百餘言。大學士葉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高向傳。可見是時詔敕悉出司禮。并不藉內閣潤色矣。文震孟傳。大臣入閣。例當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是司禮之尊。久已習為故事。雖首輔亦仰其鼻息也。究而論之。總由於人主不親政事。故事權下移。長君在御。尚以票擬歸內閣。至荒主童昏。則地近者權益專。而閣臣亦聽命矣。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大學士本無屬員。楊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設中書舍人。取能書者為之。不由吏部銓選。霍韜疏謂自三楊等植黨專權。籠翰林為屬官。中書為門吏。故翰林遷擢不由吏部。而中書內直既久。有進秩至尚書者。潘辰等。或加太常卿。或加案明史。選舉志。中書舍人原有兩途。由進士選者。得遷科道部曹。其兩殿兩房舍人。則不必由部選。自甲科監生及儒士布衣能書者。皆得為之。如呂原子憲。以蔭補國子

生選為中書舍人。趙榮亦以能書。由布衣授中書舍人。後遷太常卿。仍供事內閣。葉向高為首輔。用已革監生汪文言為中書舍人。此則大學士自行選用之成例也。又我朝順治十一年。大學士范文程請以詹事翰林等官陞補。俱歸吏部。又可見明制翰詹等官陞降。亦由內閣。

### 明吏部權重

明初六部屬中書省。權輕。多仰丞相意旨。洪武十三年。中書省革。部權乃專。而銓部尤要。其後制度屢創。今入覲官。各舉所知。自浮山李信始。朝覲官各造事蹟圖。畫土地民人。自崑山余胤始。做唐六典。自王府以下諸司。各編集所職為書。曰諸司職掌。定吏役考滿給由。為首領官。選監生為州縣官。兼除教職。自秦興程善始。三年一入朝。考核等第。自沂水杜澤始。此洪武中銓政大略也。明史陳修傳。然雖有此等規制。而量能授職。核功過以定黜陟。則惟吏部主之。永樂中。郭璉為吏部尚書。請自布政使至知府。聽京官三品以上薦舉。既又請御史知縣。皆聽京官五品以上薦舉。論者謂其畏法。不敢任事。轉故黃緣之漸。璉是璉以前布政等官皆吏部選用也。宣德中。兩京六部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內任者。鄭辰以蹇義薦得南京工部尚書。傳是未有此旨以前。六部堂官亦吏部推用也。天順中。罷廷臣薦

舉方面大吏。專屬吏部。李賢傳故事方面官。敕三品京官保舉。賢慮其營。時王直為尚書。委任郎曹。抑奔競。凡巡方御史歸。即令其所屬賢否。以備選。崔恭為吏部侍郎。置勸懲簿。有所聞皆識之。尚書王翱甚倚之。恭成化中。選郎黃孔昭。留心延訪人材。以冊書之。除官以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敘平允。尚書尹旻欲推其鄉人為巡撫。孔昭不可。其人暮夜來屈膝。孔昭益鄙之。旻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選汝不能得也。孔昭可見巡撫等官。皆吏部所用。公正則選用得人。否則可以高下在心。予奪任意。故嚴嵩當國。吏兵二部選郎。各持簿任嵩填發。時稱文選郎萬家為文管家。武選職方郎方祥為武管家。于慎行筆塵。至萬曆中。孫玉揚長吏部。不得已用掣籤法。以謝諸賄囑者。一時稱為至公。王楊傳。亦以吏部注授官職。可以上下其手。故設此法以防弊也。趙南星長吏部。搜舉遺佚。布列庶位。高攀龍等皆其所推用。山西巡撫缺。郭尚文求之。南星薄其人。獨推謝應祥。可見其時雖有會推之例。然亦皆吏部主之。周延儒謂會推名雖公。主持者止一二人。餘皆不敢言。溫體仁開元疏亦云。督撫官缺。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諸袖中。諸臣唯唯而已。開元傳。合而觀之。可見有明一代用人之權。悉由吏部。吏部得人。則所用皆正人。如王恕為吏部尚書。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維。李敏。張

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時耆碩弘治二十年舉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為極盛者怒力也其後天啟初年周嘉謨張問達趙南星先後掌吏部起廢籍諸正人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秉憲李騰芳陳于廷左銓魏大中袁化中長科道鄭三俊李邦華孫居相饒伸王之寀等悉置卿貳萬麻廢弛之後賴此數年稍支傾頽未幾易以閹黨而官方不可問矣此有明一代吏部之大概也

崇王恕之能用正人亦由司禮監懷恩以恕忠義勸孝宗用之故得行其志天啟初起用鄒元標王德完諸賢亦由司禮監王安聽汪文言之言是以博采人望希列庶位是吏部亦恃宦官之力其權在吏部上更可知矣

揚州同時四知府

靖難師至揚州江都令張本迎降成祖以滁秦二知州房吉田唐成率先歸附命與本並為揚州知府與現任知府譚友德同蒞府事揚州一時遂有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明史外國傳永樂三年淳呢國王麻那惹那率其妃及弟妹子女泛海來朝王卒於會同館莫之安德門外六年馮嘉施蘭國酋玳瑁里欲二人俱來朝九年滿刺加國王拜里迷蘇喇率妻子陪臣五百餘人來朝十年淳呢王子遐旺又偕其母

來朝十五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八哈喇西王麻哈喇叱葛喇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喇卜俱率其家屬頭目三百四十餘人泛海來朝東王回至德州卒是年又有古麻喇朗國王幹喇義亦奔率其妻子陪臣來朝遂至福建卒十七年滿刺加王母幹撒子的兒沙來朝二十二年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喇率妻子來朝宣德六年又來朝蓋皆海外小國貪利而來是時內監鄭和奉命出海訪建文蹤跡以重利誘諸番故相率而來宣德以後遂無復至者當時稱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永樂朝盛事云舊唐書順宗紀日本國王并妻還番可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

陽湖趙翼撰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有明中葉戰功固不足言。然南北更有迥異者。大率用兵於南則易於蕩掃。用兵於北則僅足支禦。如山雲討廣西蠻。斬首二萬二百六十。方瑛討貴州苗。俘斬四萬餘。陶魯破廣東賊。斬二萬一千四百餘。其他斬馘以千計者。指不勝屈也。至用兵於北。自宣德以後。瓦剌俺答小王子諸寇。先後擾邊。中國宿重兵以禦之。僅僅自保。間有戰勝。亦無可紀。如王越紅鹽池之捷。禽斬三百五十。威靈海之捷。斬首四百三十餘。石彪與楊信斬鬼力赤。生擒四十餘人。斬五百餘。論者俱以為西北戰功第一。彪又擊斬把禿玉。殺一百二十人。追至三山墩。又斬七十二人。以是封定遠伯。劉聚等擊阿羅出。斬首一百六十。朱永開荒山。敗敵斬一百六級。邊人亦以為數十年所未有。此皆當時所謂大捷者。越彪至以之封侯伯。他如郭登。檉。柘山之戰。則二百餘級也。姜瓖。昔水鋪之戰。則百餘級也。姜應熊破套寇。則百四十級也。安國偏頭關之戰。則八十餘級也。甚至仇鉞擊寇于萬全。斬三級。朱暉搗河套。亦斬三級。追寇慶陽。斬十二級。以上俱見各本傳較之黔粵用兵。何啻千伯之十一。而

乃以之入功冊。遷官秩。可知北強南弱。風土使然。固非南勦者皆良將。北拒者盡庸將也。

明邊省攻勦兵數最多

明邊省凡有攻勦。兵數最多。蓋皆就近調用民兵土兵。故餉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考永樂中。征安南。用兵八十萬。張輔傳。正統中。征麓川。用兵十五萬。王驥傳。景泰中。討都勻。苗也。富架。用兵八萬。顧璘傳。成化中。韓雍討大藤峽。先以兵十六萬。破修仁。荔浦。賊巢。韓雍傳。王越奏起兵搜套。須兵十五萬。王越傳。宏治中。閔珪討永安。瑤用兵六萬。閔珪傳。正德中。思恩。府岑濬。與田州岑猛相讐。殺總督潘蕃。討之。用兵十萬。潘蕃傳。嘉靖中。岑猛謀亂。總督姚鏌討之。用兵八萬。姚鏌傳。是時欲征安南。議用兵十三萬二千餘人。毛伯溫傳。元江土舍那鑑亂。巡撫鮑象賢討之。用兵七萬。鮑象賢傳。吳桂芳令俞大猷討翁源賊李亞元。用兵十萬。殷正茂令大猷討韋銀豹。用兵十四萬。俞大猷傳。曾省吾令劉顯討都掌蠻。用兵十四萬。劉顯傳。李錫討府江瑤。用兵六萬。討古田瑤。用兵十萬。李錫傳。殷正茂討藍一清。用兵四萬。張璠傳。張嶺討新寧恩平賊。以三萬人破賊巢二百餘。斬一萬四千餘。史稱嶺南用兵。從未有以少勝多如此者。張嶺傳。可見邊地用兵。動以十數萬計。若必一一皆官兵。安得如許兵數。且費亦不訾。

則調用民兵土兵之法。不可廢也。元末已調苗帥楊完者。入內地勦寇。明洪鍾之勦川賊。調永順土兵。陳金之勦江西賊。調田州土兵。王守仁之勦大藤峽。張經之禦倭。殷正茂之征古田瑤。李化龍之平播州。朱燮元之平奢氏。安氏。無一不兼用土兵。甚至石柱等土兵。且調往朝鮮。遼東。萬里攻戰。當時徵調既慣。土兵皆習見以為當然。無敢有後期者。而守仁之勦瀨頭桶岡。及擒宸濠。則并不用土兵。而專用民兵。承平日久。無復有征調民兵土兵之事。一旦欲用之。且將駭怪。而莫肯應命。是又當於無事時。加惠土司。使之勤操練。以備調遣。而前明民壯之例。僉其丁者。免其糧。規兵志。按季肄習。以防不虞。其法亦當講求於平素也。

用兵有御史核奏

明內地用兵。多有巡按御史及監軍紀功御史等官。從旁核奏。此亦防欺蔽之一法也。如趙輔從韓雍討大藤峽賊。封武靖伯。留鎮廣西。已而蠻又入潯州。巡按端宏劾其妄言賊盡。不罪。輔無以示戒。輔傳。左都督劉聚鎮陝西。李羅滿都魯亂。加思蘭等入寇。殺掠數千里。聚與王越反。以捷聞。紀功員外郎張謹劾之。謂其報首功百五十級。實止十九級。聚傳。許益鎮大同。小王子入寇。益等戰敗。反以捷聞。巡按程壽震發之。益傳。廣益失事。巡撫陳瑤反。以捷聞。巡按耿明等劾其欺罔。明傳。洪鍾討川

東賊不能擊。馘良民為功。巡按王綸。紀功御史汪景芳。共劾之。綸又奏。鐘樂飲縱遊。致賊自合州渡江。陷州縣。陳金討王浩八。聽其偽降。得逸去。紀功給事中黎碩。劾之。金亦不刺等八寇甘肅。掠臨堡砦五十三處。巡撫張翼鎮守太監朱彬。反冒奏首功。巡按成文發其奸。傳此皆見於各列傳者。用兵固當責成領兵官。勿使人從旁掣其手足。然徒聽領兵者奏報。其誰肯自言畏怯。自言敗衄。勢必粉飾遷就以掩罪冒功。有巡按等官。從旁奏報。則諸將稍知做畏。不敢避賊玩寇。此不特防欺蔽。亦隱寓伺察催督之法也。

### 將帥家丁

兩軍相接。全恃將勇。將勇則兵亦作氣隨之。然將亦非恃一人之勇也。必有左右心膂之驍悍者。協心并力。始氣壯而敢進。將既進。則兵亦鼓勇爭先。此將帥所貴。有家丁親兵也。前代如韓岳之背鬼軍之類。固有明效。即明史所載。如景泰中。楊洪家蒼頭得官者十六人。成化中。王越多。盪跳士為腹心。與寇搏戰數有功。嘉靖中。倭寇海上。詔故將何卿沈希儀率家眾赴蘇松軍。卿馬永為將。蓄家丁百餘。皆西北健兒。驍勇敢戰。帝問將於李時。時以永對。且曰。其家眾可用也。傳馬芳蓄健兒嘗令三十人出塞四百里。多所斬獲。芳梁震蓄健兒五百人。鎮大同。大同卒驕。

連殺巡撫總兵。及震至。眾憚其家眾。皆帖然不敢動。震歿後。健兒無所歸。詔編之軍伍。後將猶得其力。震萬厯中。李成梁帥遼東。收四方健兒。給以厚餼。用為軍鋒。所至有功。健兒中如李平。胡李寧等。後皆至將帥。遼事急。詔廢將蓄家丁者。赴軍前立功。趙率。傳。遼軍變。圍袁崇煥署。時滿桂亦在城中。諸叛卒憚桂家平勇猛。不敢肆。結隊而去。傳。天啟末。寧遠告警。詔廢將侯世祿。率家丁赴闕聽傳。都司張神武用。袁應泰薦。率親丁二百四十餘人。馳至廣寧。副總兵祁秉忠亦以應泰薦。率私丁守蒲河。秉忠。傳。趙率教收復前屯。屯亦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率教。傳。寧遠之戰。總兵金國鳳憤將士懼怯。率親丁數十。出據北山力戰。國鳳。傳。崇禎中。總兵侯良柱戰死。其子天錫。疏請率父舊人。自當一隊。詔赴楊嗣昌軍立功。嗣昌奏天錫所將親丁二百六十人。皆敢戰。良柱。傳。此將帥親丁之成效也。承平之世。將領皆雍容裘帶。豈復招練壯勇。以為家丁。即其所選用親兵。亦多取韶美便捷者。以給使令。一旦臨戎。將無左右可倚之士。既縮胸而不敢前。兵無統率向前之將。自畏法而不敢進。毋怪乎不能立功也。然蓄養壯丁。豈易有此肯力。惟有選拔兵丁。練以技勇。結以恩信。庶緩急高有可恃。古名將如韓岳等。既有肯鬼軍。吳璘亦以迭陣法教士伍。威繼光謂兵不練。必不可用。故所至以練兵為急。初官浙江。參



將見衛所軍不習戰乃請募金華義烏人三千教以擊刺短長互用由是軍獨精又因地形制陣法一切戰船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平倭後移鎮薊門又徵浙兵三千來訓薊兵初至陣於城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繼光傳譚綸在浙亦重練兵立束伍法裨將以下節節相制分數既明進止齊一未久皆成精銳傳南京初設振武營兵部尚書張鏊請以劉顯為指揮僉事專訓練顯亦為當時名將所至有功故知訓練有素則一兵得一兵之用即不能蓄家丁尚可藉此為爪牙也譚綸言三萬兵歲需餉五十四萬兩則是時每兵歲餉十六兩

### 景泰帝欲仍立沂王

景泰帝初惑黃紘之言廢英宗太子見深為沂王立己子見濟為太子後太子薨未嘗不欲仍立沂王也六年七月有給事中徐正請開言沂王當遷於所封地以絕人望別選王子育之宮中上皇所居南城宜增高墻垣伐去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帝大駭叱出之欲正其罪慮駭眾遂謫之鐵嶺衛是帝固未肯聽小人之言也迨英宗復辟徐有貞輩誣王文于謙謀立外藩帝心事遂不白云事見廖莊傳世罕有論及者故特表出之

###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憲宗好方技初即位即以道士孫道玉為真人其後李孜省以符籙進官至禮部侍郎鄧常恩趙玉芝凌中顧珏亦皆以方術得幸官至太常卿其他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勝計每令中官傳旨一傳至百十人時謂之傳奉官王瑞疏所謂一日而數十人得官一堂而數百人寄俸也是時孜省尤寵倖朝臣毀譽多出其口士大夫遂多附之又有僧繼曉以祕術進賜號通元翊教廣善國師其後西番僧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端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劄實巴鎖南堅參巴竹也失皆為國師已而劄實巴進封法王班卓兒藏卜封國師又封鎖占竹為萬行清修真如自在廣善普慧宏度妙應掌教翊國正覺大濟法王西天圓智大慈悲佛又封西天佛子劄失藏卜劄失堅參乳奴班丹鎖南堅參法領占五人為法王其他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亦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則金吾仗呵導錦衣玉食者幾千人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大國師以上金印真人玉冠玉帶玉珪銀章而繼曉尤奸黠竊權所奏請無不允迨孝宗即位始盡汰傳奉官千百人又詔禮官議汰諸寺法王至禪師四百三十七人刺麻僧七百八十九人華人為禪師及善世覺義諸僧官千一百二十人道士自真人高士及正

一演法諸道官一百二十三人。可見成化中授官之濫也。政省下獄死常恩等遣戍繼曉棄市其後嘉靖中。又有方技濫官之祀。政道士邵元節。以禱祠有驗。封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演範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錫金玉印。象牙印各一。班二品紫衣玉帶。以校尉四十人供洒掃。尋又賜闡教輔國玉印。進禮部尚書。給一品服。廕其孫啟南為太常丞。進少卿。曾孫時雍為太常博士。其徒陳善道亦封清微闡教崇真衛道高士。又有陶仲文。以符水治鬼。封神霄保國宏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累進禮部尚書。少保。少傅。少師。明代一人兼三孤者。惟仲文一人而已。尋又封恭誠伯。歲祿千二百石。廕其子世同為太常丞。世恩為尚寶丞。塔吳濬。從孫良輔。為太常博士。其他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王。羅萬象之屬。亦皆以符呪燒鍊扶鸞之術。競致榮顯。甚至顧可學。官浙江參議。亦以煉秋石得幸。超拜工禮二部尚書。盛端明。官副都御史。亦以通曉藥術。拜工禮二部尚書。朱隆禧。官順天府丞。亦以長生秘術。加禮部侍郎。以上諸官皆食俸而不治則不惟方士藉以干進。即士大夫亦以之希榮邀寵矣。皆倣是嘉靖時之優待方技較成化更甚。其故何也。蓋憲宗徒侈心好異。兼留意房中秘術。故所昵多而尚非誠心崇奉。世宗則專求長生。是以信之篤而護之深。與漢武之寵文成藥

大。遂同一轍。臣下有諫者。必坐以重罪。後遂從風而靡。獻白兔白鹿白雁。五色龜靈芝仙桃者。幾遍天下。貽譏有識。取笑後世。皆貪生之一念中之也。

成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成化中。慈懿錢太后崩。憲宗以生母周太后意。不欲慈懿祔葬英宗陵。乃議別葬。羣臣咸疏諫。帝重違太后意。皆不允。給事中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眾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動。竟得如禮。魏元偕同官三十九人疏爭。御史康永韶亦偕同官四十一人疏爭。未得俞旨。給事中毛宏倡言大小臣工當伏闕爭。眾許諾。有退者。給事中張賓呼曰。君輩獨不受國恩乎。乃共伏哭文華門。周太后亦心動。竟得如禮。世宗由藩邸入繼大統。廷臣欲帝以孝宗為父。本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帝不許。駁詰再三。舉朝爭之。疏不下。皆洶洶會朝罷。何孟春倡言於眾曰。憲宗朝百官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故事也。修撰楊慎曰。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紳等。遂遮羣臣於金水橋。謂今日有不爭者共擊之。孟春等又相號召。於是九卿則尚書金獻民等。侍郎孟春等。都御史王時中等。寺卿汪舉等。凡二十三人。翰林則賈詠等二十二。人。給事中則張紳等二十一人。御史則王時柯等三十一人。諸郎官吏部則余寬等十二人。戶部則黃待顯等三十六人。禮部則余才等十二人。兵部則陶鑑等二十人。刑部

則相世芳等二十七人。工部則趙儒等十五人。大理之屬則母德純等十一人。俱跪伏左順門。帝命中官諭退。眾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傳諭，猶不起。帝大怒，遣錦衣官先執為首者豐熙等八人繫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眾皆哭。聲震闕廷。帝益怒，命收四品以下官。明日編修王相等十八人杖死。熙慎元正俱謫戍。何孟春傳而帝本生父興獻帝卒稱皇考，同一伏闕，而從違各異，固由憲宗仁厚。世宗剛決，性各不同，然亦以所爭典禮有當有不當也。慈懿本英宗正后，禮宜祔葬。憲宗特以生母故，欲別葬。其事本不順於理，故羣臣爭，而周太后亦心折。遂得如禮。世宗生於孝宗崩後二年，孝宗初未立為子，而欲使之考孝宗，而抹其本生之親，情理皆不協，故愈爭而愈激，成事變也。說見大禮之議條內。

正德中諫南巡受杖百官

成化嘉靖兩次伏闕，固屬大案。而正德中百官諫南巡被杖之多，亦不減此二案也。武宗南巡詔下，員外郎夏良勝、主事萬潮、博士陳九川、連疏諫，而舒芬、黃鞏、陸震、疏已先入。吏部郎中張衍瑞等十一人、刑部郎中陸奉等五十三人、疏繼之。禮部郎中姜龍等十六人、兵部郎中孫鳳等十六人、疏又繼之。帝與諸倖臣大怒，遂令良勝等百有七人罰跪午門外五日。而大理寺正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

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大輅等疏又上。帝益怒，並下詔獄。跪午門者，晚亦繫獄。晨出暮入，纍纍若重囚。僉事張英且肉袒戰刃於胸，囊土數升，當蹕道跪哭，即自刺血流出。衛士奪其刃送獄，問囊土何為，曰：恐汚帝廷耳。詔杖八十死。舒芬等百七人跪既畢，各杖三十。良勝等六人及叙廷瓚大輅各杖五十，餘三十人各杖四十。有死者。良勝傳然是時南巡之行，究因羣臣之諫而止。其後南巡則又自宸濠之變，借為詞耳。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唐宋以來翰林尚多書畫醫卜雜流，其清華者惟學士耳。至前明則專以處文學之臣宜乎一代文人盡出於是。乃今歷數翰林中，以詩文著者，惟程敏政、李東陽、吳寬、王鏊、康海、王九思、陸深、楊慎、焦竑、陳仁錫、董其昌、錢福、錢謙益、張溥、金聲、吳偉業耳。其次則夏景昶、張泰、羅玘、王維禎、王淮、晏鐸、王廷陳、王章、陳沂、袁衷、黃輝、袁宗道。雖列文苑傳中，姓氏已不甚著。而一代中赫然以詩文名者，乃皆非詞館。如李夢陽、何景明、王世貞、李攀龍，世所稱四大家，皆部郎及中書舍人也。其次如徐禎卿、邊貢、楊循吉、柯維騏、王慎中、唐順之、田汝成、皇甫濬兄弟、王世懋、袁中道、曹學佺、鍾惺、李日華、陳際泰，亦皆部曹及行人博士也。其名稱稍次，而亦列文苑傳

者儲權鄭善夫陸師道高叔嗣蔡汝楠陳東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王志堅亦皆部曹及中書行人也顧璘王圻李濂茅坤歸有光胡友信屠隆袁宏道王惟儉則并非部曹而皆知縣矣然此猶進士出身也若祝允明唐寅黃省曾瞿九思李流芳譚元春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則并非進士而舉人矣并有不由科目而才名傾一時者王綬沈度沈粲劉溥文徵明蔡羽王寵陳淳周天球錢穀謝榛盧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穉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陳繼儒婁堅程嘉燧或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詩文書畫表見於時并傳及後世迴視詞館諸公或轉不及焉其有愧於翰林之官多矣

明中葉才士傲誕之習

明史文苑傳吳中自祝允明唐寅輩才情輕豔傾動流輩放誕不羈每出名教外今按諸書所載寅慕華虹山學士家婢詭身為僕得娶之後事露學士反具資險締為姻好朝野異聞錄文徵明書畫冠一時周徵諸王爭以重寶為贈玉堂叢語王宸濠慕寅及徵明厚幣延致徵明不赴寅佯狂脫歸明史文苑傳又蔡悅為訓導學使者召之吏屢促悅怒曰天下乃有無耳者期以三日始見僅長揖而已王延陳知裕州有分巡過其地稍凌挫之廷陳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祇應分巡者窘而去於是

監司相戒勿入裕州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為百年會各書小令付之使送諸王府皆厚獲謝榛為趙穆王所禮王命賈姬獨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詞歌罷即飾姬送於榛大河南北無不稱謝榛先生者俱見稗史彙編此等恃才傲物跡跡不羈宜足以取禍乃聲光所及到處逢迎不特達官貴人傾接恐後即諸王亦以得交為幸若惟恐失之可見世運昇平物力豐裕故文人學士得以跌蕩於詞場酒海間亦一時盛事也

明仕宦僭越之甚

鄔懋卿恃嚴嵩之勢總理兩浙兩淮長蘆河東鹽政其按部嘗與妻偕行製五彩輿令十二女子舁之見嚴嵩傳張居正奉旨歸葬潘集以上皆跪迎巡方御史為之前驅真定守錢普創為坐輿前軒後室旁有兩廡各立一童子給使令凡用舁夫三十二人所過牙盤上食味逾百品猶以為無下箸處普無錫人能為吳饌居正甘之曰吾至此始得一飽於是吳人之能庖者召募殆盡居正傳

擅撻品官

唐時大吏有擅杖官吏之弊明制已革除然權勢在手亦竟有違例肆威者王來為參政以公事杖死縣令不職者十餘人陳懷鎮四川答僉事崇震傳雍泰為

山西按察使太原府尹珍不避道泰責之不服泰竟答之珍訴於朝下泰獄釋之  
泰巡撫宣府參將李稽坐事畏劾乞受杖泰以大杖決之稽奏泰凌虐傳泰黃澤為  
浙江布政使鹽運使丁鑑不避道澤撻之為所奏下獄傳澤副都御史周銓以私憾  
撻御史諸御史共劾之遂下銓獄傳銓巡鹽御史祝徽巡按御史畢佐周皆擅撻指  
揮使崇禎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可撻下部稽典制御史無撻指揮例都御史陳  
于廷引巡撫提問四品武職敕書對帝以比擬不倫斥之傳于廷是故事本無擅撻  
品官之例而威柄在手輒肆行之亦可見是時仕宦之橫也

明鄉官虐民之害

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  
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今按楊士奇傳士奇子稷居鄉嘗侵  
暴殺人言官交劾朝廷不加法以其章示士奇又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乃下之  
理士奇以老病在告天子不忍傷其意降詔慰免士奇感泣遂不起是時士奇方  
為首相而其子至為言官所劾平民所控則其肆虐已極可知也又梁儲傳儲子  
次攄為錦衣百戶居家與富人楊端爭民田端殺田主次攄遂滅端家二百餘人  
武宗以儲故僅發邊衛立功朝野異聞錄又載次攄最好束人臂股或陰莖使急

迫而以針刺之血縷高數尺則大叫稱快此尤可見其恣虐之大概矣焦芳傳芳治  
第宏麗治作勞數郡是數郡之民皆為所役又姬文允傳文允宰滕縣白蓮賊反  
民皆從亂文允問故咸曰禍由董二董二者故延綏巡撫董國光子居鄉暴橫民  
不聊生故被虐者至甘心從賊則其肆毒更可知也又琅琊漫抄載松江錢尚書  
治第多役鄉人磚甃亦取給於役者有老傭後至錢責之對曰某擔自黃澗墳路  
遠故遲耳錢益怒答曰黃家墳亦吾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家勿怪也此又鄉官役  
民故事也其後崑山顧秉謙附魏忠賢得入閣忠賢敗秉謙家居竟民焚掠其家  
秉謙竄漁身以免傳秉謙時秉謙已失勢其受侮或不足為異至如宜興周廷儒方  
為相陳于泰方為翰林二家子弟暴邑中宜興民至發延儒祖墓又焚于泰于鼎  
廬傳廬王應熊方為相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  
餘條賊一百七十餘萬其肆毒積怨於民可知矣溫體仁當國唐世濟為都御史  
皆烏程人其鄉人盜太湖者以兩家為與主兵備馮元颺捕得其魁則世濟族子  
也傳元颺是鄉官之族且庇盜矣又有投獻田產之例有田產者為奸民籍而獻諸  
勢要則悉為勢家所有天順中曾輩為山東布政使民墾田無賦者奸民指為間  
田獻諸戚畹輩斷還民傳曾河南瀕黃河淤地民就墾奸民指為周王府屯場獻

王邀賞。王輒據而有之。原傑請罪獻者。并非受者。原傑傳又戒庵漫筆。萬厯中。嘉定青浦間有周星卿。素豪俠。寡婦薄有資產。子方幼。有姪陰獻其產於勢家。勢家方坐樓船鼓吹至閩。莊星卿不平。糾強有力者。突至索鬪。乃懼而去。訴於官。會新令韓某。頗以扶抑為己任。遂直其事。此亦可見當時獻產惡習。此一家因周星卿及韓令得直。其他小民被豪佔而不得直者。正不知凡幾矣。由斯以觀。民之生於我朝者。何其幸也。

按鄧茂七之亂。其俗佃人送租至田主家。茂七倡其僑母送。令田主自往受租。田主訴於縣官。官遣巡檢往攝。茂七殺弓兵數人。遂反。臨二十餘州縣。後大舉勦之。始滅。瑄傳丁此亦可見激變之由。然惡佃恃強。輒敢拒官倡亂。此風亦不可開。是在長民者。禁勢家之欺凌。又懲奸民之凶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事矣。

吏役至大官

梁璟傳。天順八年。修隆善寺。工竣。授工匠三十人官。尚寶卿任道遜等以書碑。亦進秩。王詔上疏切諫。工匠授官。已濫。觴於此。正德初。劉健等疏中。有畫史工匠濫授官職。多至數百人。豈可不罷。健傳劉瑾擅權。通鑑纂要成。誣諸翰林纂修官。謄寫不謹。皆被譴。而命文華殿書。辨張駿等改謄。駿擢至禮部尚書。他授京卿者。又數

人。裝潢匠役。亦授官。規世宗時。匠役徐杲。以營造權官工部尚書。其屬冒太僕少卿苑馬卿以下職銜者。以百數。杲傳又工匠趙奎等五十四人。亦以中官請悉授職。胡世

海外諸番多內地人為通事

明史外國傳。洪熙時。黃巖民周來保。龍巖民鍾普福。逃入日本。為之鄉導。犯樂清。成化四年。日本貢使至。其通事三人。自言本寧波人。為賊所掠。賣與日本。今請便道省祭。許之。五年。琉球貢使蔡瑛言。祖父本福建南安人。為琉球通事。擢長史。乞封贈其父母。不許。十四年。禮部奏言。琉球所遣使多閩中。適逃罪人。專貿中國之貨。以擅外番之利。時有閩人胡文彬。入暹羅國。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充貢使來朝。下之吏。正德三年。滿刺加入貢。其通事亞劉。本江西人。蕭明舉。負罪逃入其國。隨貢使來。尋伏誅。五年。日本使臣宋素卿。本鄞縣朱氏子。名縞。紡習歌唱。倭使悅之。縞叔澄。因鸞馬。至是充使。至蘇州。與澄相見。又琉球王左長史朱輔。本江西饒州人。仕其國多年。年八十餘。彼國貢使偕來。奏明許其致仕還鄉。又佛郎機貢使內有火者亞三。甯緣江彬。得侍帝側。自言本華人。為番所使。後伏誅。萬厯中。有漳州人王姓者。為淳呢國那督。華言尊官也。又有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

勾荷蘭人。賄稅使高棗。求借澎湖為互市之地。此皆內地民闖入外番之明據。然猶未至結隊聚黨也。三佛齊國為瓜哇所占。改名舊港。閩粵人多據之。至數千家。有廣東人陳祖義為頭目。羣奉之。又嘉靖末。廣東大盜張璉為官軍所逐。後商人至舊港。見璉為市舶長。漳泉人多附之。猶中國市舶官云。又呂宋地近閩。閩人商販其國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後佛郎機奪其國。多逐歸。留者悉被侵辱。以上俱見明史外國傳是內地民人。且有千百為羣。家於外番者矣。及嘉靖中。倭寇之亂。先有閩人林汝美李七許二。誘日本倭劫海上。七修類稿繼有汪直葉碧川王清溪謝和等。據五島。煽諸倭人寇。又有徐海陳東麻葉等。偕倭人巢柘林乍浦等處劫掠。胡宗憲傳內地亡命者附之。如蕭顯池南山葉明等。實繁有徒。凡十年而亂始定。七修類稿是奸民不惟向外番滋事。且引外番為內地害矣。鄭曉傳謂倭寇中國奸民。入所據營。若皆得要害。盡知官兵虛實。倭持漢人為耳目。漢人以倭為牙爪。

嘉靖中倭寇之亂

明祖定制。片板不許入海。承平日久。奸民勾倭人及佛郎機諸國。私來互市。閩人李光頭。歛人許棟。踞靈波之雙嶼。為之主。勢家又護持之。或負其直。棟等即誘之攻剽。負直者脅將吏捕之。故泄師期。令去。期他日償。他日負如初。倭大怨。益剽掠。

朱統為浙撫。訪知其弊。乃革渡船。嚴保甲。一切禁絕私市。閩人驟失重利。雖士大夫亦不便也。騰謗於朝。族御史劾統落職。時統已遣盧鏜擊擒光頭棟等。築寨雙嶼。以絕倭屯泊之路。他海口亦設備矣。會被劾。遂自經死。統死而沿海備盡弛。棟之黨汪直。遂勾倭肆毒。明史朱統傳案鄭曉今言。謂國初設官市舶。正以通華夷之情。行者獲倍蓰之利。居者得牙僧之息。故常相安。後因禁絕海市。遂使勢豪得專其利。始則欺官府而通海賊。繼又藉官府以欺海賊。并其貨價。乾沒之。以至於亂。即瑛七修類稿亦謂汪直私通番舶。往來靈波有日矣。自朱統嚴海禁。直不得逞。招日本倭叩關索負。突入定海劫掠云。鄭曉即瑛皆嘉靖時人。其所記勢家私與市易。負直不償。致啟寇亂。實屬釀禍之由。然明祖初制。片板不許入海。而曉謂國初設官市舶。相安已久。迨禁絕海市。而勢豪得射利致變。瑛并謂統嚴海禁。汪直遂始入寇。是竟謂倭亂由海禁所致矣。此猶是閩浙人騰謗之語。曉等亦隨而附和。眾口一詞。不復加察也。海番互市。固不必禁絕。然當定一貿易之所。若閩浙各海口。俱聽其交易。則沿海州縣處處為所熟悉。一旦有事。豈能盡防耶。

外番借地互市

海外諸番。與中國市易。必欲得一屯駐之所。以便收泊。明初暹羅占城瓜哇琉球

淳泥諸國皆在廣州互市。正德中移於高州電白縣。嘉靖中始移香山之壕鏡。歲輸課二萬金。即今澳門也。佛郎機人因得混入其中。後佛郎機併呂宋滿刺加二國。勢力獨強。諸國人之在壕鏡者皆畏之。遂為其所專據。築城建寺焉。大西洋人來亦樂居此。故市易益廣。今番人皆立家室。長子孫。不下數千家。從無不軌之謀。蓋其志在市易取利。無別意也。然海外諸番不一。壕鏡所居大約只數國之人。而他國不與焉。故往往各欲乞地以為永業。如嘉靖中林道乾遁於臺灣。後去而荷蘭人即據之。萬曆中荷蘭人又賄稅使高宗求築城於澎湖。都司沈有容往諭之。始去在其臺灣者亦為鄭芝龍所逐。芝龍降後荷蘭又據之。鄭成功又奪其地。本朝取臺灣後始不復為外番所佔。可見諸番互市必欲得一屯泊之所也。近日英吉利國遣使入貢。乞於蓋波之珠山及天津等處。儲地築室。永為互市之地。皇上以廣東既有澳門。聽諸番屯泊。不得更設市於他處。所以防微銷萌者至深遠矣。

案珠山即舟山也。四面皆海。昔勾踐欲棲夫差於甬東。即此地。宋為昌國城。明屬蓋波之定海縣。倭亂時據為巢穴。汪直約降於胡宗憲。曾遣其子激破倭於舟山。徐海死餘黨亦竄舟山。為俞大猷所殄。及汪直既降。被誅激又柵於舟山。

入寇。見胡宗憲傳明末總兵黃斌卿據之。魯王以海監國。紹興兵敗來投。斌卿不納。先是舟山田皆屬內地。至是斌卿盡籍為官田。使民佃田納租。蓋欲佔為世業也。順治六年斌卿為張名振等所殺。魯王復來駐。順治八年大兵攻之。三閱月始遁去。我朝使巴臣興鎮守。十二年鄭成功遣洪旭來寇。臣興降之。明年我兵復其地。始入版籍。可見此山乃浙海中要地。番人得之即可據為巢穴。固不可輕授也。明史張可大傳。舟山宋昌國城。居海中有七十二塊。為浙東要害。可大為參將。條八議。籌戰守。皆碩畫。

天主教

意大利亞國在大西洋中。萬曆中其國人利瑪竇至京師。為萬國全圖。言天下有大洲五。第一曰亞細亞洲。凡百餘國。而中國居其一。第二曰歐羅巴洲。凡七十餘國。而意大利亞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亞洲。亦百餘國。第四曰亞墨利加洲。第五曰墨瓦蠟泥洲。而域中大地盡矣。大抵歐羅巴諸國悉奉天主教。天主耶穌。生於女德亞。即古大秦國也。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西行教于歐羅巴。其始生在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閱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曆九年。利瑪竇始泛海九萬里。抵廣州之香山澳。其教漸行。二十九年入京師。以方物獻。并貢天主及天主母圖。禮部以會典不載。大西洋名目。駁之。帝嘉其遠來。假館授餐。公卿以下重其人。咸與交



接利瑪竇安之。遂留居不去。二十八年卒。其年以麻官推算日食多謬。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深明麻法。其書有中國所不及者。當令採擇。遂令迪我等同測驗。自利瑪竇來後。其徒來者益眾。有王豐肅陽瑪諸等。居南京。以其教倡行。官民多從之。禮部郎中徐如珂惡之。奏請逐回。四十六年。迪我等奏。臣與利瑪竇等泛海九萬里。觀光上國。臣等焚修行道。尊奉天主。豈有邪謀。敢墮惡業。乞賜寬假。帝亦不報。而其居中國如故。崇禎時。麻法益舛。禮部尚書徐光啟請令其徒羅雅名湯若望等。以其國新法相參較。書成。即以崇禎元年戊辰。麻為麻元。其法視大統。麻為密焉。其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所著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其徒又有龍華民畢方濟艾如畧鄧玉函諸人。皆歐羅巴國之人也。統而論之。天下大教四。孔教。佛教。回教。天主教。皆生于亞細亞洲。而佛教最廣。亞細亞洲內。如前後藏。準噶爾。喀爾喀。蒙古等部。悉奉佛教。中國亦佛教盛行。亞細亞洲外。如西洋之古里國。錫蘭國。榜葛刺國。沼納朴兒國。南洋之白葛達國。占城國。賓童龍國。暹羅國。真臘國。東洋之日本國。琉球國。皆奉佛教。俱見明史外國傳又增迦刺國。馬八兒國。俱有佛鉢舍利。見元史外國傳其餘海外諸番。則皆奉天主教矣。回教。亞細亞洲內。惟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

和闐。郭酣巴。達克山。控噶爾。克食米爾。退木爾沙等國奉之。見椿園氏外洋則祖法兒國。阿丹國。忽魯謨斯諸國奉之。亦見明史外國傳孔教。僅中國之地。南至交趾。東至琉球。日本朝鮮而已。是佛教所及最廣。天主教次之。孔教回教又次之。孔子集大成。立人極。凡三綱五常之道。無不該備。乃其教反不如佛教。天主教所及之廣。蓋精者。惟中州清淑之區。始能行習。粗者。則殊俗異性。皆得而範圍之。故教之所被尤遠也。試觀古帝王所制禮樂刑政。亦只就倫常大端導之。禁之。至于儒者所言身心性命之學。原不以概責之庸眾。然則天道之包舉無遺。固在人人共見之。粗述而不必深求也哉。

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四終

卷三十四

廿

